

天台思想

〔日〕田村芳朗

〔日〕梅原猛

釋慧嶽 著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貴州大學出版社

天台思想

〔日〕田村芳朗

〔日〕梅原猛

著

釋慧嶽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天台思想 / (日) 田村芳朗, (日) 梅原猛著; 釋慧  
嶽譯. -- 貴陽: 貴州大學出版社, 2013. 10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629-0

I. ①天… II. ①田… ②梅… ③釋… III. ①天台宗  
—研究 IV. ①B94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 (2013) 第 251266 號

## 天臺思想

著 者: [日] 田村芳朗 [日] 梅原猛

譯 者: 釋慧嶽

責任編輯: 葛靜萍

出版發行: 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 刷: 貴州創興彩印廠

開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張: 7.5

字 數: 168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1126-629-0

定 價: 60.00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電話: 0851-5981027

本書入選“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為 2013 年貴州省新聞出版局重點圖書，  
并獲貴州省出版發展專項資金資助

##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隽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爲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爲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爲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佈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爲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西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爲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西元之初，佛教并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爲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西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多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累。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啓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要想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然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纍纍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鑒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法一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並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 本册說明

衆所周知，佛教內含著龐大的教義體系，同時，也蘊含著與教義體系相對應的實踐方法。佛教內部對教義與實踐的并重，凸顯出“佛教不祇是一種純理論的宗教哲學，而且也是一種實踐法門”的特質。

在佛教傳統裏，自原始佛教以降，後代印度討論全面佛法的論書，大體都能扣緊“思想與實踐并重”的特質。因此，“解行并重”乃成爲印度佛教信仰的重要標志之一。佛教傳到中國以後，雖然“解行并重”也是歷代大德所經常揭櫫的口號，但是由於對治悉檀的過度應用，各祖師爲適應中國信徒所做的權巧方便往往互有偏頗，因此，所強調的對治悉檀或世界悉檀，往往更甚於第一義諦悉檀。某些宗派對“解”與“行”的強調或提倡，也常常不能平衡。譬如：三論、唯識重解輕行、淨土與禪則重行輕解。這些現象固然不是各派祖師創教的本意，但是繁衍所及，則流弊往往不能自免。

在這些宗派之中，對“解行并重”的強調最不忽略，而且在教義（解）與實踐（行）兩方面都發展出一套綿密體系的宗派，便是隋代智者大師所創始的天台宗。天台宗“教觀雙美”的特質，是極其符合釋尊精神的，也是其他中國宗派所不能企及的。

可惜的是，明清以來我國的天台宗并不興盛。不祇闡揚天台法門的大德甚爲希覯，即使在學術界，研究天台思想的，也爲數不

多。因此，《法華經》的精義與智者大師的創見，在我國乃有逐漸黯淡的趨勢。

近二十年來，天台傳人慧嶽法師有感於此，乃在從日本留學回國以後，即矢志以弘揚天台教觀為己任。除了先後著述甚多闡揚天台法門的宏文之外，並且以新式標點，刊行了不少天台典籍。這次，法師又譯出這部日本學者論述法華、天台思想的著作，對於天台法門在國內的弘揚，其必有相當程度的提升作用，是可以預卜的。

本書原名：《絕對の真理——天台》，為日本名學者田村芳朗、與梅原猛兩位教授所合著。原書於日本昭和五八年（一九八四）為東京・角川書店所出版。收在“佛教の思想”叢書之中。原書對日本的天台思想，也曾闢專章介紹，但是譯者在移譯時則加以刪節，因此，中譯本的篇幅較原書為小。謹向讀者聲明。

## 作者簡介

### 田村芳朗

大正十年（一九二一），生於大阪市。東京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科畢業。現為東京大學教授。文學博士。

主要著作如下：

《鎌倉新佛教思想の研究》

《人間性の發見——涅槃經》

《予言者の佛教——立正安國論》

《法華經》

《日蓮集》（編）

《日本佛教史入門》

### 梅原猛

大正十四年，生於仙台市。京都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畢業。第三屆佛教傳道文化賞得獎人。

主要著作如下：

《美と宗教の發見》

《佛像二心とかたわ》（合著）

《地獄の思想》

《佛像に想テ》(合著)

《羅漢》

《哲學する心》



## 原書序

天台教學，可以說是日本佛教的根源，因最澄傳教大師（日本天台宗開祖・七六七——八二二）於公元七八八年，在比叡山創建延曆寺以來，該處經歷了古代、中世的漫長時代，不但成爲日本的佛教聖地和日本文化的產生地，而且佛教的多數宗派，都由該處孕育成長。例如由圓仁大師的播種，再經源信大德育成的淨土教，後來經由泫然、親鸞上人等人的移植而被廣大民衆所篤信接受。尤其深含天台止觀的禪學，也由榮西、道元禪師的培養，滲透於武士實踐道之中，而成爲武士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也因此，武士道遂有劃時代的勃興。而禪宗與淨土宗，也因此并列成爲日本最普及的佛教宗派。此外，自命是天台復興者的日蓮上人，也是比叡山所培育，後將自己的思想廣播於各地，成立日蓮宗（或稱法華宗）。由此可知，日本佛教宗派的開創者，大多是在比叡山受到培育，而後纔將佛法弘傳到日本各地。

天台學的思想不但對日本佛教影響很大，特別是它的《法華經》信仰，對日本文學、藝術的影響也很深！筆者的意思不祇是說對“枕草子”或“平家納經”的影響而已，而是天台教學與《法華經》信仰對日本文化的影響，豈祇在於人們想象中的形式性的範圍內，而實在是超越而廣大長遠的。

天台學思想，前已說過，乃屬日本佛教或日本文化的產生之